

序

邑之有誌一記山川

疆土物產民風以及古

今之沿革歷代之變

不博採兼收搜

浮山縣志序

此不同國史

之半不稍嚴而紀載

周詳采風者即可因

此以別是非定澹戒

焉則邑乘一編不基



重與今年春余謁過
都下得交於農部張公
聆其言論已畧悉浮
山梗概夏初來蒞此
邦觀風問俗知其杆

寔勤儉饒有古先遺
意及披閱舊志微憾
其未盡精詳因略文
章一道作者固難述
者而自不易官斯土

者日從事於簿書錢穀又石酸及此數十年來文獻日甚湮沒其不致概於世微者鮮矣未閱月觀察張公

以所修新志示余；息心展玩其考核之精紀述之詳既明且確渙澹而嚴舉前此廢墜之典章釐出大

然又嗚呼世之難易惟
恃其人是舉也有贈
君巍哉公為之前而
又得觀察公諸昆
為之後積十餘年之

心力遠稽遐考復不
惰捐貲付梓俾千餘
年之殘缺一旦集成
於今日豈徒善德善
述已哉余承乏首正方

真与邑之紳士共興
廢墜仔幸而得觀察
公諸昆玉為之倡率也
行將以是編獻之
朝右庶採風者樂而編

輯烏是為序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季夏
勅授文林郎知浮山縣事

廣陵田有伊誌



浮山縣志序

古者列國時置史官以
紀其事即周禮外史之
職也後世國之郡有志
邑有乘願史以寓褒貶立

賞罰垂千秋之法戒定
百代之是非義惡互陳
貞淫並列善惡則異者
錄而惡者不書貞者傳
而淫者不具第有紀載

之文而無勸懲之義豈
例有不同與然而紀山川
所以稽幅員之廣狹紀
疆土所以考賦役之重輕
學校關乎人文宦績本乎

治政忠孝有傳植綱常
也節烈有記彰壺範也
而且人物之隱顯必書時
歲之災祥必誌寔於記
載之中而存風勵之意

此棄之所以通於史也乃
吾觀昔之為史者如班史
失之固范史失之誕陳壽
之三國志多徇愛憎而
失是非魏收之北齊書每

通貨賄而忘公論識者不
能無譏焉要之史以傳信
信則可徵棄猶之史也聞
見不可以不博考據不可
以不精論斷不可以不當

俾採風者披卷而知其
風俗之淳醜稽古者按冊
而知其人才之興替其有
關於治化豈淺鮮哉余
于乾隆癸亥初夏承乏

茲土披閱邑乘創自康
熙十二年前令潘公雖有
肇造之勞其中記載殊
多未備欲為增修又自
愧學識奔鄙弗具三長

兼以簿書鞅掌有志未
遠越明年冬適通議張
公手持志稿一帙示余曰
此先大夫因舊志簡略
謀之前令周公暨署令錢

公重加編輯者脫稿將成
而二公辭任先大夫捐館
其事遂寢余昆季輩
念先志未就思竟其業
為余于退食之暇逐類

流覽見其序次精詳義
例明晰類事苦心較舊志
加詳不啻十倍余何敢復
贅一詞惟自雍正壬子距
今已越一紀疆里山川難

猶如故而

兩朝之因革損益歲時之消
長盈虛以及戶口之繁
庶賦役之增益學校之
蔚興仕宦之遷轉與夫

士女之芳規泚行隨出
疊見指不勝屈余與通
議公互相校讎言廣搜編
纂按類續入不數月而告
竣用請歸之棗梨刊刻

成書是舉也捐一己之私
囊任闔邑之公事義毅
獨著既不借助於他山衆
論僉符允足昭垂于奕
世余喜數十年來所遺

缺弗彰者一旦燦然布
列此固諸君子編輯之
功而余亦獲附名簡端
以光來許是則余之厚
幸也夫是為序

乾隆九年歲次甲子小春
勅授文林郎知浮山縣事庶城

賈酉撰



浮山縣誌序

余聞之修廢舉墜者學士大夫之責而繼志述事者仁人孝子之行也夫事有關於人心風俗無論其分之得爲與不得爲皆可以毅然爲之而

不辭昔孔子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以匹夫而上操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而天下後世卒不敢以其僭而議之如謂非吾分所得

爲而諉之而得爲者又不克
爲焉將廢者終不復修而墜
者終不復舉考古者所爲浩
然太息也浮山邑乘創自

國初始之者旣畧而弗詳繼之
者復成而未果百年來殘缺

之典幾等於腐草螢光奄奄
一息矣余

宗伯通議公恐文獻之無徵
慨然以修明爲已任脫稿甫
就旋即捐館余等承等仰承
先志重行編輯而以其事屬

余余媿無茂先之博聞疆記
又籍非土著恐見聞不廣貽
譏有識然憶昔備位詞垣謬
居史職凡四方之山川風土
人物名賢蓋嘗三致意焉浮
堯墟也其俗儉其風淳思深

哉其陶唐氏之遺民乎是以
俊偉之彥閨閣之英與夫忠
孝節義之士接踵而出異日
採風而登太史之書者將指
不勝屈焉可聽其湮沒弗彰
使後世無從考溯也哉爰與

分纂分校諸君子悉心搜攬
拾遺補闕功歷寒暑始獲成
書是書也雖未知有當於古
制作之林與否而引古證今
義取其備例取其嚴不敢採
春華而遺秋實買文櫝而棄

明珠如紀星緯則本於五行
志紀疆輿則本於風土記紀
仕宦隱逸則本於世家列傳
贊至於學校以徵文治沿革
以明興替土產以別物宜災
祥以示修省事倍於前文增